

龙苍读楼

■谢奎宗

与前两次不同,这次是在一个春日的午后,来到了龙苍村,在村中的小路上漫步,在落脚于阳春和煦的番客楼里,仿佛她是最纯粹的龙苍之色。

村口矗立的一面红砖砌的围墙,是村里的文化标志,围墙上刻着繁体的“龙”字,嵌在“苍”字之中。这种艺术上的创新,在暖暖的阳光下提醒自己是怀着一种探秘的心境和审美遐想走进村子的。

微风拂面,舒适而惬意,不觉间转个弯就到了王乃钦艺术馆。艺术馆的落户为具有历史意蕴的番客楼再添书法艺术的魅力,也算得上是龙苍新的文化地标。去了几次都没遇上开馆,友人说,每当节假日在这里举行书法活动和王乃钦书法展,村民、游客和学生到这里参观和欣赏书法,在浓厚的文化意境中受到启迪和教育。

劳作了一天的村民,放下一身的疲惫在小道上漫步或在路边的石凳上落座,欣赏着村居晚景,悠闲地听着闽南歌曲。在村

子里转悠还不时地邂逅各种形式的宣传标语,给人温馨而又满满的正能量。

夕阳的余晖正与暮色牵手,信步来到番客楼改造的“晚晴”茶馆,“晚晴”出自李商隐的诗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步入茶馆,古意十足,客人刚刚品尝过的铁观音留下的香气依然清高持久。墙上挂着一幅字:“空持百千偈,不如喝茶去。”婉转的古典音乐,如乌龙红茶般余韵悠长,二楼的茶室显得有些局促,阳光缓缓地透过窗户,洒在墙上,恰如其分,浪漫得让人心旷神怡,一股鲜红的暖意升腾在心头。

叮叮咚咚的敲打声,显然干扰了“晚晴”茶馆的宁静。原来隔壁定名“可遇”小院的番客楼正在装修。从上海来创业的易姓青年,毫不掩饰自己初见龙苍番客楼的惊喜和震撼。他说将老旧古宅改造成文创空间,会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新趋势。有一次,他刷网络视频时被龙苍的乡村风光和古拙的番客楼所吸引,只身来到这里创业,一眼看中这栋房子并定名为“可遇”小

院。他引景入室,打造成疗愈民宿。小易精于业道,龙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散发出的文化气质,正是他要寻找的“晨耕陇上田,夕咏窗间书”的生活图景。

家风家训馆小院绿意盈窗,站在楼顶可以俯瞰整个村子。村里主要住着庄、许、黄三姓人,有两千多名村民,还有一万多名的海外游子,他们始终对龙苍不离不弃,在乡愁记忆馆你就会明白是什么留住了他们的心。也许是一条古巷、一座祖宅、一口老井,甚至一草一木,以及承载他们祖上的气息和积淀下来的文化习惯。夕阳下,那古老的方砖、路旁的石臼和远山一样沉默。时间分辨不出新旧,两扇虚掩的门,终关不住游客们的心。

走出家风家训馆,夕阳收起了光芒,夜在身后蔓延。路灯一束一束地照亮古村和村民们的生活。“好野”民谣茶馆里那悠扬、饱满的歌声还在热情地演绎。此时田野里的蝼蛄也跟着鸣唱起来,像如潮的欢送曲。

回望龙苍,万家灯火,那一栋栋番客楼枕着月色,静谧安详。

古井的故事

■苏国钦

言及于井,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关于古井的故事。那天,我来到海边一个小村庄,看到一口古井孤零零地蛰伏在村中一座祖厝的墙脚处。厝墙砌在井沿上,井口被从中间隔成内外两半,这种现象非常少见,甚至有悖于常理。那么当年主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打下了这样一口“阴阳井”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揭秘“阴阳井”背后一段尘封百年的传奇故事吧!

生活在海边的人都知道,沿海地区的淡水资源稀缺,吃水很困难,加上旧时水井很少,每当遇到旱情,井水供不应求,每天挑水、抢水成为生活中的大事。

村里有一位华侨,在国外辛苦打拼几年,省吃俭用,终于攒下了一些钱准备返乡起厝,并且打算在厝内深井中挖一口井,方便吃水。母亲知道后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井水有人吃更清。”她想让儿子把井挖在屋外,方便村里人打水。母亲这样一看,他一时拿不定主意,缄默无语,母亲看出儿子的心思,还在为前些日子起厝遇到的一些烦心事而耿耿于怀。母亲便继续开导他说:“厝边头尾,入门不见出门见,互相帮助是人情,怎能眼看乡亲吃水困难却不帮一下呢?况且你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母亲极力鼓励儿子回馈桑



(作者供图)

梓,帮助乡亲改善生活条件。

这时候,村里人听说他家要挖水井,打心里高兴,纷纷登门一探虚实。乡亲们亲切的口吻和期望的眼神,对他触动很大,他深感荣光与责任并重,随即改变方案,重新把水井设计成厝内、厝外两个取水口,利人又利己。村民对他的善行赞不绝口。

天有不测风云,“救火啊,救火啊”,一个漆黑的夜晚,万籁俱寂,村里突然传来呼救声。厝边头尾闻声而动,纷纷提着小桶赶过去帮助,打水灭火,由于取水方便扑救及时,建好不久的房子才避免遭受严重的损失。事后母亲写了一封信给儿子,告诉他家里最近发生的事。

儿子接到家书,心中悲欣交集,为了表达感谢之情,趁着回家修厝的机会,雇人帮村里又打了两口水井,彻底解决乡亲吃水困难问题的同时,也让人深刻地感受到他

对家乡的眷恋和满满的感恩。

井不仅代表着水源,也代表着家园,还代表着生命的延续和对家乡的回馈。血浓于水,无论身在何处,只要井在家就在,家乡是烟火气最温暖的地方,是游子心中永远的牵挂。

时光流转,物是人非,随着村里人迁徙的迁徙,老去的老去,以及现在家家户户都住新厝用上自来水,古井打水的热闹场景,都已然成了遥不可及的回忆。但是,那一段写在古井里的历史永远不会被遗忘。古井的故事现已被宗亲收录进族谱,镌刻在宗祠的墙壁上,作为良好的家风薪火相传,在漫长的岁月里持续发酵弥漫。正如词云:“德如美玉终身守,善似清泉一生流。”

这个故事启迪我们为人处世,应该在别人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当自己需要帮助时,自然也会得到回报。

登紫帽山

■倪怡方

不记得是第几次登临这座山了,只是因为心中的向往和憧憬,冥冥之中,似乎有根无形的丝绳在牵引着我,隔三岔五我就要来此叩问一番。

晨雾未散时,紫帽山便醒了。山岚裹着草木的呼吸,在石阶上轻轻游走,像是千年前某位隐士遗落的叹息。凌霄塔立在峰顶,如一管蘸满墨汁的笔,欲将晋江的晨昏写入云端。山下,新修的迎宾路如银链舒展,车流匆匆,载着晨光与星子,将山野的静谧与城市的喧嚣缝合在一处。

我偕友人沿石阶而上,苔痕斑驳处藏着九十九颗“心”。篆隶楷草,百态千姿,每一笔都似古人未竟的偈语。指尖抚过石壁,凉意沁人,恍惚间听见唐宋的钟磬声从金粟洞飘来。那禅寺的砖木还浸着清代的烟雨,瓦当上垂落的藤蔓却已攀上今春的新绿。僧人扫阶的簌簌声里,忽有动车掠过的长鸣自谷底升起,恍若时空交错的弦音——山脚的开发区正拔节生长,玻璃幕墙折射的流光,与禅寺檐角的铜铃一同在风里摇晃。

至凌霄塔下,仰首见塔影如剑,刺破云霭。传说这塔是文峰所化,登临可启智明心。而今,塔下多了穿运动服的青年,他们踩着全省首条四星级健身步道奔跑,足音与林鸟啁啾应和,仿佛古时书生的吟诵化作了现代的节拍。见到他们朝气蓬勃的身影,我们心中也有了一股年少时踊跃登山,奋勇争先的冲动。曾几何时,兼任单位工会主席的我,多次组织干部职工在此比赛登顶,哨音响起时,长空掠过鸽群,欢声笑语环绕山间,汗珠滴落,绽放鲜花簇簇。塔畔的浴仙池营地,帐篷如白莲绽开,伴随着溪水的低吟,我们围炉煮茶,谈笑间将“心字石”的玄机化作生活的禅意。

暮色四合时,山脚的灯次第亮起。高速公路成了地上的星河,车灯明灭,似与凌霄塔顶的星辰对望。远处的动车如游龙穿行,载着异乡人的梦,驶向远方,而金粟洞的晚课钟声,依旧一声声叩着山岩,将唐宋的月色、明清的松涛与此刻的霓虹织成紫帽山新的袈裟。

下山时,忽见山腰处一片工地的探照灯刺破夜色,塔吊的巨臂缓缓摆动,恍若凌霄塔投下的另一重影子。古与今,静与动,在此刻的紫帽山,竟像两片交叠的叶子,脉络相通,呼吸相闻。

